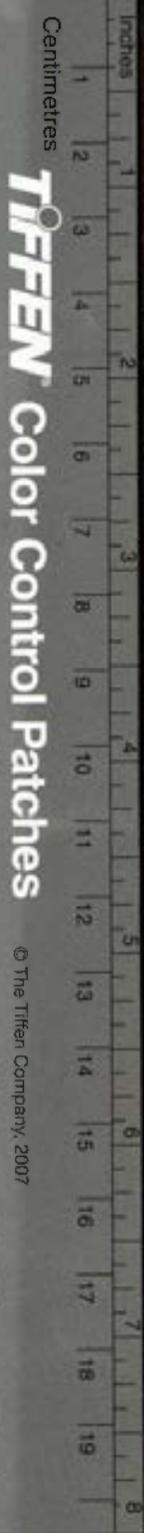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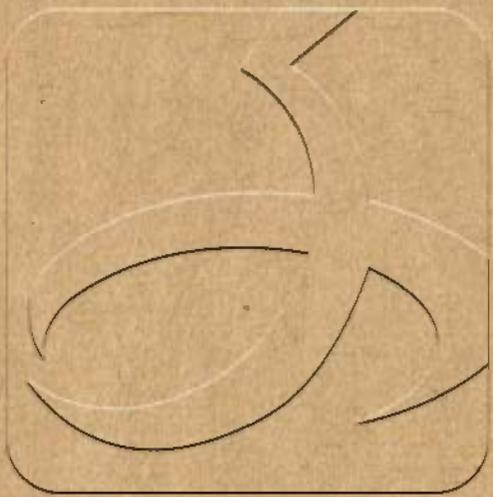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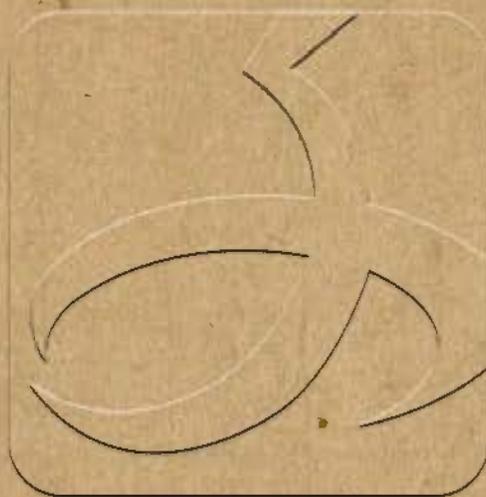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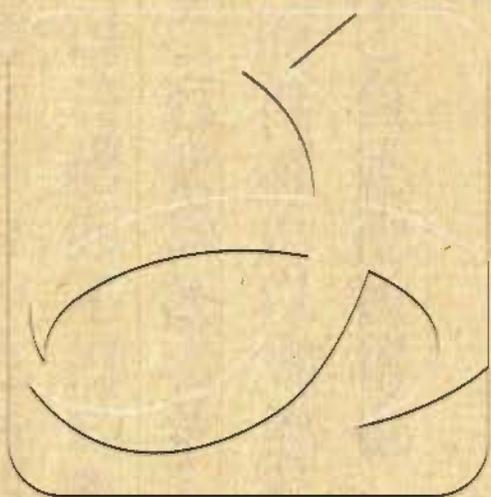


910
7566
=3





樂書卷第十

宋宣德郎祕書省

禮記訓義

樂記

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楊子曰人而無禮焉以為德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則禮為德之容樂為德之華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哉今夫伯夷得於禮而不得於樂非有德也夔得於樂而不得於禮亦非有德也所謂有德者禮樂皆得於身而已關雎之詩以樂而不淫矣后妃之德則樂者



陳賜



樂也不淫者禮也靜女之詩以城隅彤管刺夫人無德則俟我城隅禮也貽我彤管樂也后妃以得禮樂爲有德豈不信哉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由是觀之德者得也能無失乎禮樂皆得謂之有德未能以無德爲德而德乎不德非體道者也同於不失德者而已其德雖與上德同其所以有德則異矣莊周謂性情不離安用禮樂固非周不知言也其亦救文勝之弊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尙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德爲禮樂之本禮樂爲德之文樂之隆在德不在音非極五音之鏗鏘而已大饗之禮在德不在味非致五味之珍美而已清廟之瑟爲樂之隆則大饗之禮其禮之隆歟傳曰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朱弦而疏越一也蓋清廟頌文王之德升歌清廟而以朱弦疏越之瑟和之弦朱則其音濁而不清越疏則其音遲而不數倡之一而歎之者三而止耳使人知樂意所尙非在乎極音者也且得無遺音乎老子所謂大音希聲此也周官大司樂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

先王蓋天祀用物氣而貴精地祭用物形而貴函鬼
享用人義而貴時故羞其肆而酌獻焉則以裸猶生
事之有饗也羞其孰而饋食焉則以食猶生事之有
食也饗以陽爲主而其祭爲禘食以陰爲主而其祭
爲祫由是觀之食饗之禮未嘗不致味謂之非致味
者豈大饗之禮而誤爲食饗歟曲禮大饗不饒富郊
特牲曰郊血大饗腥故大饗之禮尊尙立酒俎尙腥
魚豆尙大羹貴飲食之本也聖人爲禮貴本始以示
之使人知禮意所尙非在乎致味者也且得無遺味
乎左傳所謂大羹不致此也傳曰朱弦洞越大羹立

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弊則清廟之瑟至於遺音
者防其淫侈之意也大饗之禮至於遺味者救其彫
敝之意也列子田有聲者有聲聲者有味者有味味
者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味之所味者
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然則未嘗發之聲未嘗呈之
味豈所謂有遺音遺味者乎昔朱襄氏之時陽氣凝
積物鮮成實故使士達制爲五弦之瑟以來陰氣以
定羣生然後四時和萬物成而天下治也後世瞽瞍
判五弦之瑟而爲十五弦舜益以八而爲二十三弦
莫不寓君臣之節臣子之義固足以絜齊人情使之

澶一於行也觀大司樂以雲和之琴瑟祀天神空桑之琴瑟祭地示龍門之琴瑟享人鬼是知書大傳舉清廟大琴練弦以見瑟此舉清廟之瑟以見琴矣漢武帝作十五弦之瑟以祠太一后土而已其去古也遠矣今夫大饗之名則一而其別有四郊明堂之饗帝宗廟之享先王王之饗諸侯兩君之相見而已易曰饗于帝曰合季秋饗上帝饗帝之禮也此與禮器所謂大饗饗先王之禮也大司樂所謂大饗饗諸侯之禮也哀公問所謂大饗兩君相見之禮也與春秋之饗老孤諸侯之饗聘大夫之相饗異矣清廟之瑟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以寓至樂有無窮之意也與所謂五帝三代之遺音者異矣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清廟之歌一唱而三嘆朱弦而疏越一也尊之尙玄酒俎之尙腥魚豆之先大羹一也然則先王因人性而制禮順人情而制樂非以極音致味窮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反人道之正而已蓋各當其分之謂平復其本之謂反平其好非作好也遵王

之道而已平其惡非作惡也遵王之路而已教民如此有不反人道之正耶易曰利正者性情也利動而主情正靜而主性平其好惡而使人各當其分則情有所若矣反人道之正而使人止於一則性有所復矣然則以五禮防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非本此歟今夫人生而靜書所謂惟民生厚也有不爲天之性乎感於物而動書所謂因物有遷也有不爲性之欲乎史遷以性之動爲性之頌音誤矣夫道有君子必有小人性有善必有惡知則如此婦曰昏陰爲昏故也夫曰姻陽爲大故也陽大

而小因之陰昏而明合之則二姓之好自此和室家之道自此正所以別男女之親也男娶以三十則參天之陽數女嫁以二十則兩地之陰數則陽數者必成以陰故始之以二十之冠則陰數者必成以陽故始之以十五之笄所以別男女之成也周禮所謂婚冠親成男女如此而已諸侯之射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先行鄉飲酒禮旌以詔之鼓以節之朴以戒之定其位有物課其功有等使人存爭心於揖遜之間奮武事於燕樂之際德行由是可觀齒位由是可正所以正交接於鄉黨也食以養陰而食在所主焉饗

以養陽而飲在所主焉故諸侯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而諸伯如之諸子饗禮五獻食禮五舉而諸男如之禮事相於世婦樂事序於樂師所以正交接於賓客也然亂多而刑五治多而禮五故天之所秩不過五禮有庸而已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由是觀之節喪紀而使之不過者凶禮也和安樂而使之不乖者吉禮也別男女而使之不雜者嘉禮也上交接而使之不瀆者賓禮也不言軍禮者舉戚干與射以見之禮運言禮必本於天殺於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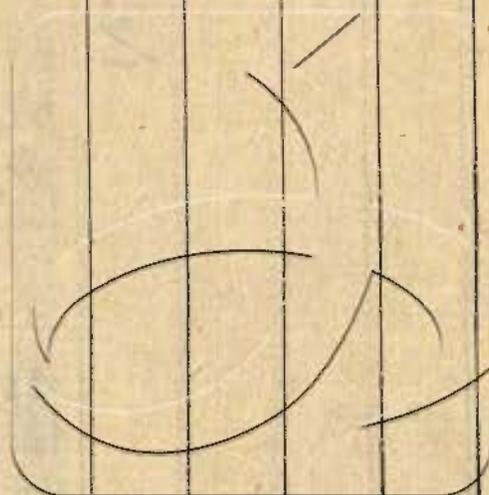
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婚朝聘又言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繼之以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飲食冠婚喪祭射御朝聘然則樂記不及祭御朝聘者舉喪以見祭舉射以見御舉和樂以見朝聘故也言衰麻哭泣之禮於其始言婚媾冠笄射饗食饗之禮於其終而以鐘鼓干戚之樂居其中者以明有禮必有樂以和之亦舉中見上下之意也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帝道成於虞王道備於周周之時禮掌於宗伯樂掌

於司樂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寇以謂化民於未僞之前者在禮樂而不在刑政治民於已僞之後者在刑政而不在禮樂四者交達順理而不悖則王道備而無缺矣禮樂譬則陽也刑政譬則陰也陰積於無用之地不時出以佐陽則天道不成刑政委於不急之務不時用以佐禮樂則王道不備然則急刑政緩禮樂其霸道歟禮自外作而節民心以外節內也與書以禮制心同意樂由中出而和民聲以內和外也與書以義制事同意然志氣之帥也心形之君也君行而師從心動而志隨樂以道其志順而出之也禮以節民心逆而反之也禮樂刑政一也所以同民心於內則治道之所自出王道之始也四達不悖於其外則天下往矣王道之所由備豈特出治道而已哉詩序言王道成此言王道備者成則無虧而已備則成不足言之

樂書卷十終



樂書卷第十一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樂記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雷出地奮豫之所以作樂也先王以之道天地之和上天下澤履之所以爲禮也先王以之明天地之別故樂主和而爲同凡天下所謂同者麗也禮主別而爲異凡天下所謂異者麗焉周官大司徒以樂禮教

和以儀辨等記曰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教和則其仁足以相親而不乖辨等則其義足以相敬而不越二者不可偏勝也樂勝禮無以節之則流而忘本禮勝樂無以和之則離而乖義詩曰好樂無荒戒其流也易曰履和而至戒其離也樂者爲同而有異焉故樂雖合愛未嘗不異文禮者爲異而有同焉故禮雖殊事未嘗不合敬要之樂同禮異者特其所主爾以樂防情而教之和故足以合相親之情以禮防僞而教之中故足以飾相敬之貌是禮樂之事非禮樂之道也及其至也極乎天蟠乎地行乎陰陽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斯所以爲禮樂之道歟然立於禮成於樂學道之序也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先樂而後禮者樂記以樂爲主故也言樂由中出禮自外作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類亦此意歟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禮自外作有數存焉而其本在義樂由中出有情存焉而其末在文禮粗而顯而以義微之樂妙而幽而以文闡之故禮非義立則貴賤之位不等樂非文同

則上下之情不和天尊地卑而君臣定卑高已陳而
貴賤位禮義立則貴賤等之謂也節奏合而成文父
子以之和親君臣以之和敬樂文同則上下和之謂
也好賢如緇衣好之至也惡惡如巷伯惡之至也因
禮樂以好惡則好惡著而賢不肖別矣刑以禁暴與
眾棄之也爵以舉賢與士共之也因好惡以施刑爵
則人人勸賞畏刑而政舉矣爵以舉賢仁不可勝用
也刑以禁暴義不可勝用也仁以立人而有以愛之
義以立我而有以正之則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固
足以同民心出治道而民治不行未之有也莊周謂
愚智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終之以太平治
之至者此歟前言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別而言
之此兼刑以爲政何哉曰孔子將爲政於衛嘗謂禮
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子張問政於孔子則對之明於
禮樂而已是禮樂者政之本刑罰者政之助以刑爲
政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之也故孔子論爲政齊之
以禮爲先而刑次之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

瑩天功明萬物陽之道也樂由之來焉則域乎動矣
幽無形深不測陰之道也禮由之作焉則域乎靜矣

方陽之復也雖動而靜此樂由中出所以爲靜也方
陰之出也雖靜而動此禮自外作所以爲文也易言
乾之靜專坤之爲文如此而已言靜則知文爲動言
文則知靜爲質人之心也靜而與物辨則在性而質
動而與物雜則在貌而文原樂之始則靜而已及要
終焉未始不動乎外也要禮之終則文而已及原始
焉未始不中正以爲質也以易求之樂生於天一之
水而其聲爲可聽禮生於地二之火而其形爲可視
坎水也於卦爲陽而至陰藏焉故靜離火也於卦爲
陰而至陽出焉故文豈非坎者物之所以歸根而復
靜離者物之所以嘉會而文明故耶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夫乾天下之至健其德行常易以知險所以示人者
一於易而已夫坤天下之至順其德行常簡以知阻
所以示人者一於簡而已易則於性有所因簡則於
理有所循樂也者性之不可變者也其作自乎天其
來自乎陽其所以著者在於太始未嘗不與乾同德
焉此大樂所以必易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其
制自乎地其作自乎陰其所以居者在乎成物未嘗
不與坤同德焉此大禮所以必簡也清廟之瑟朱弦

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非易而何大饗之禮尚元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非簡而何然樂失則奢非樂之大也禮失則煩非禮之大也禮樂之所以大者未離於域中其聲可得而聞也其形可得而見也若夫聲泯於不可聞之希形藏於不可見之夷言所不能論意所不能致又所以爲禮樂之妙歟大樂之易大禮之簡言必者不易之理也易曰易簡之善配至德然則禮樂皆得豈不謂之有德邪

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

也

樂不至不可以言極和禮不至不可以言極順內極和則不乖於心何怨之有外極順則不逆於行何爭之有樂以治內爲同禮以脩外爲異同則相親而無怨異則相敬而不爭蓋怨乖道也無怨則人道盡矣爭逆德也無爭則人德極矣揖遜而治天下動無我非者禮樂而已此傳所謂陳禮樂盛揖遜之容而天下治也堯舜至治之極不過法度彰禮樂著拱視天民之阜而已豈非得古人所謂揖遜而治天下者其惟禮樂乎荀卿曰樂者出以征誅則莫不聽從人以

揖遜則莫不從服記言治天下及遜揖而不及征誅者禮樂以文德爲備故也對而言之樂至於無怨禮至於不爭通而言之禮亦可以無怨樂亦可以不爭故經言樂則曰瞻其顏色而民不與爭禮器言禮則曰內諧而外無怨也言無怨則容或有焉與詩稱無妬忌同意言不爭則直不爲爾與詩稱不妬忌同意周道之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則樂不至可知受爵不遜至于已斯亡則禮不至可知傳謂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其亦矯枉之過論歟言禮樂之至先樂而後禮言治天下先禮而後樂者樂出於虛載道而與之俱形而上者也禮成於實與器而大備形而下者也自形而上言則樂先乎禮與易繫言易簡先乾後坤同自形而下言則禮先乎樂與易言闔闢先坤後乾同然治天下在禮樂而不在道德在宥天下在道德而不在禮樂苟自禮樂而退於道德則爲無而在宥天下尙何事揖遜之勞以治之乎莊周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先王之於天子達禮樂之原舉而錯之而已舉樂而錯之則暴民不作於下諸侯賓服於上大則兵革不試小則五刑不用百姓無患而有所謂和天子不怒而有所謂威如此則樂無不達矣舉禮而錯之則父子天性也有以合其親而不離長幼天倫也有以明其序而不亂以敬四海之內則立愛自親始而足以教民睦立敬自長始而足以教民順天子如此則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而禮無不行矣蓋達者必行行未必達禮爲樂之始故言行樂爲禮之成故言達樂雖達矣有所謂行禮雖行矣有所謂達樂行而倫清則中國如出乎一人故言諸侯百姓而以天子不怒終焉禮達而分定則天下如出乎一家故言父子長幼而以敬四海之內終焉然則兵革言試五刑言用者兵革必試而後用與詩言師干之試同義五刑用而不必試與書言五刑五用同義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

天地之氣春夏與物交而爲和秋冬與物辨而爲節和則有聲而大樂出焉節則有形而大禮出焉樂之本出於天地自然之和禮之本出於天地自然之節

而其用實同之故同於和者和亦得之同於節者節亦得之非成天地之能而官之者也故可名於大矣乃若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則直與之爲一非特同之而已同之與易所謂與天地相似同意與易所謂與天地準同意中庸言溥博如天淵泉如淵繼之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豈不終始一致歟樂以統同其和則百物不失禮以辨異其節則祀天祭地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和故百物不失之謂也孔子曰非禮無以節祀天地之神節故祀天祭地之謂也天神遠人而尊致禮以祀之是以道寧之也地示近人而親致禮以祭之是以物接之也或致道以寧之或備物以接之非特報其生成百物之功而已亦所以寓節莫重於祭之意也均是和也或謂百物不失或謂百物皆化者蓋樂也者道天地冲氣之和所以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者也故其大與天地同和其妙爲天地之和與天地同和其功淺故止於百物不失爲天地之和其功深故至於百物皆化自天地訢合陰陽相得至胎生者不殯卵生者不殯所謂百物皆化也百物不失則不能與此特不失其道理而已故詩序曰崇丘廢則萬物失其道

樂書卷十一
理矣大樂必易大禮必簡禮樂之德也大樂與天地
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禮樂之功也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
矣

大樂與天地同和而王乎施大禮與天地同節而王
乎報主乎施則生成百物而無所失主乎報則祀天
祭地以報其生成之功而已用是以觀明則有禮樂
幽則有鬼神得非傳所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
樂經所謂極乎天蟠乎地通乎鬼神者歟萬物莫不
尊天而親地樂由天作而其道尊禮以地制而其道

親神則聖人之精氣屬乎陽而尊鬼則賢智之精氣
屬乎陰而親彼尊而我尊之敬之所由生也彼親而
我親之愛之所由生也經曰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
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是禮樂則合敬同愛於其明
鬼神則合敬同愛於其幽明寓愛敬於禮樂幽寓愛
敬於鬼神如此則推而放諸四海之內未有不合敬
同愛者也然仁近於樂而同愛者仁之情也義近於
禮而合敬者義之情也仁於愛親有以同四海之愛
義於敬長有以合四海之敬則是人人親其親長其
長而天下平矣孔子曰愛敬盡於事親德教加於百

姓刑于四海如此而已兩謂之合一謂之同禮主敬而爲異故言合樂主愛而爲同故言同與儒有合志同方同意若夫自禮樂之情同言之則禮之敬也樂之愛也以異而同而已均謂之合不亦可乎雖然合敬同愛禮樂之情非禮樂之文也合情飾貌禮樂之事非禮樂之道也

樂書卷十一終

樂書卷第十二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樂記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

無事而不有禮無文而不有情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語其事未嘗不通變以從宜如之何不殊乎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語其文未嘗不比物以飾節如之何不異乎禮雖殊事而不殊乎合敬禮之本故也樂雖異文而不異於合愛樂之本故也禮雖殊事

而有所謂文所謂升降上下周旋禘饗禮之文是也
樂雖異文而有所謂事大司樂凡樂事遂以聲展之
是也特絕謂之殊不同謂之異禮之事則相絕遠矣
故言殊樂之文特不同而已故言異別言之如此合
言之一也故詩曰殊異乎公路五帝殊時三王異世
亦可類推矣

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洽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莊敬恭順皆禮也情主於合敬欣喜歡愛皆樂也情
主於合愛禮樂殊事而同道異物而合用其情所以
同也天官大宰以禮典和邦國諧萬民春官大司樂
以六樂和邦國諧萬民則禮以和爲用樂以和爲體
其情同故也明王之於禮樂有改制之名無變情之
實禮之損益雖事與時並樂之象成雖名與功偕要
其情同明王未嘗不相洽也今夫禮以時爲大而先
王因時以作事故堯舜之時有事於揖遜無事於征
伐湯武之時有事於征伐無事於揖遜則事曷嘗不
與時並哉樂以功爲主而先王因功成以作樂故堯
舜功成於揖遜而樂以大章大磬名之湯武功成於
征伐而樂以大濩大武名之則名曷嘗不與功偕哉
蓋事在人時在天事與時並則與之併而爲一也名

在彼功在我名與功偕則與之皆而相比也今夫明王所以相泐者禮樂之情也所以不相襲者禮樂之文也五帝殊時不相泐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豈曰情之云乎經曰事不節則無功孟子曰有其事必有其功荀子曰無昏昏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莊周曰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是事者功之始功者事之成禮制於治定而爲功之始故以事言樂作於功成而爲事之成故以功言散而言之如此總而言之雖發揚蹈厲之蚤亦曰及時事也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先王之爲樂也發之聲音則鑄之金而爲鐘其用統實以象地節之革而爲鼓其用文麗以象天越之竹而爲管籥則發猛以象星辰日月磨之石而爲磬則廉制以象水形之動靜則羽籥以舞大夏干戚以舞大武此樂之器也而象實寓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其治逸者其行綴遠其治勞者其行綴

短一舒一疾莫不要鐘鼓附會之節而兼天道焉此樂之文也而質實寓焉其爲禮也著之齊量則外方以正內圓以應有父道焉有夫道焉簠之所以爲器也內方以守外圓以從有子道焉有妻道焉簋之所以爲器也暉之度數其數以陽奇俎之所以爲器也其數以音偶豆之所以爲器也又制度以等異之文章以藻色之禮之器然也象在其中矣龍之爲物出入唯莫之能制而裼襲如之裼則見而成章襲則隱而成體故一升一降上下周旋以合其儀裼襲以美其身禮之文然也質在其中矣然禮樂之情寓於象質之微而難知其文顯於器數之粗而易識故知其情者能作之於未有則聖之事非明之所及也識其文者能述之於已然則明之事而已聖不與焉蓋聖者明之出明者神之顯故知而作之者爲聖識而述之者爲明其知神之所爲乎曲禮曰聖人作爲禮以教人又曰君子退遜以明禮聖作明述之辨也別而言之先作後述者聖明之序也合而言之先明後聖者述作之序也古之制器者智創之巧述之創業者父作之子述之然則禮樂以聖作以明述亦豈異此孔子述而不作非不足於聖也特不居而已蓋有

樂書卷十二
不知而作者又在所不與焉詩曰不識不知知則知人所爲識則識其面目而已是識之外矣知之內矣識之淺矣知之深矣禮樂之情存乎內而深故稱知其文存乎外而淺故稱識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而成者天地之和也樂實與之俱焉天尊地卑神明位矣以春夏先秋冬後四時序矣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者天地之序也禮實與之俱焉是樂者

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和則不乖故百物因形移易而皆化序則不亂故羣物萌區有狀而皆別樂之敦和禮之別宜亦如此而已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兩無爲相合萬物以化而至樂得矣和故百物皆化之謂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序故羣物皆別之謂也樂統同也嫌於不異故言百物以辨之與易乾稱六龍同意禮辨異也嫌於不同故言羣物以統之與易乾稱羣龍同意言禮者天地之序又言天地之別何也曰天地故有序矣所謂別者因其序以別之原禮之始則爲天地之序要禮之終

則爲天地之別經不云乎序故羣物皆別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

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則合異以爲同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則散同以爲異蓋由天作則有所循而體自然與孟子稱由仁義之意同以地制則有所裁而節之與孟子稱行仁義之意同對之則其辨如此通之則禮亦可以言由與作矣故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古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禮未可制而制之

是過制也樂未可作而作之是過作也過制則失序矣離而爲慝禮能無亂乎過作則失和矣流而爲淫樂能無暴乎孟子曰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暴反乎好善而過作則暴豈非未盡善之意歟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先作後制禮樂之序也過制則亂過作則暴先制後制作之序也由是觀之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而制之非成能之聖人疇克之哉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明王制作之始也舉禮樂而天地將爲昭焉明王制作之故也故曰禮樂之情同明王以相洽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

樂有情有文微情文之顯以之神則非意之所能致言之所能論也闡情文之幽以之明則意之所能致言之所能論也故其文不息其情無患皆得而論焉詩曰於論鼓鐘豈兼情文之義而論之歟蓋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論乎陰陽而無散密之患論乎剛柔而無怒懾之患各安其位而其倫清矣非樂之文也樂之情而已孟子曰欣欣然皆有喜色傳曰歡然有恩以相愛則欣喜在色而主乎外歡愛在心而主乎內非樂之君也樂之官而已莫非樂之情也論倫無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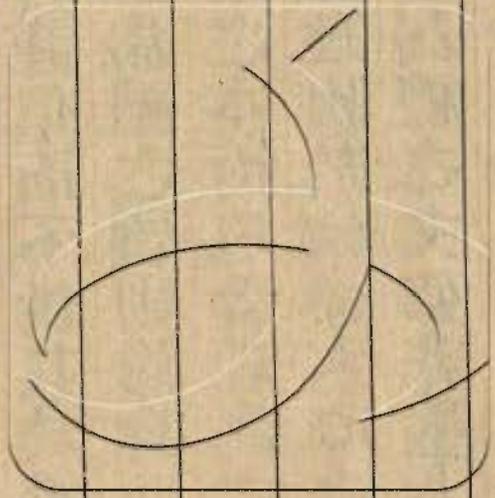
者情之和窮本知變者情之中和則審一而足以率一道中則通上下而足以理萬變此樂所以爲中和之紀歟若大林樂而無形幽昏而無聲於人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情而非情也

中正無邪禮之質也

誠非禮不著僞非禮不去誠著則中正僞去則無邪中正無邪則釋回增美質矣豈不爲禮之質乎禮非特有質蓋亦有本焉夫禮本於太一成於太素則太一本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禮運言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繼之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聖人

作則必以天地爲本繼之五行以爲質語曰本立而道生傳曰性者生之質是本先於根而存乎道質先於幹而存乎性忠則不欺於道而爲德之正信則不疑於道而爲德之固此禮之在道者也故謂之本行有所修而不廢未必不顧言言有所道而由行之未必不顧行此禮之在性者也故謂之質本固不止於忠信故孔子之言儉戚左氏之言孝亦謂之本焉質固不止於言行故其德中正其行無邪亦謂之質焉蓋儉戚非禮之中孝非禮之末故與忠信同爲禮之本乾之九三重剛不中而與時行忠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其於禮之本可謂體之矣擬言於法言得其正擬行於德行得其中故中正無邪與行修言道同爲禮之質乾之九二龍德而正中抑又閑邪存其誠言行謹信而不伐其於禮之質可謂體之矣以行修言道爲禮之質則修身踐言爲禮之文可也以忠信爲禮之本而以義理爲之文則不可矣今夫義出於道德理出於性命人心之所固然聖之所先得者也以之爲禮之文殆非聖人之言豈漢儒附益之妄邪

樂書卷十二終



樂書卷第十三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樂記

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坤也者地也以敬為德以順為道故言敬以直內而

莊舉矣言坤道其順乎而恭舉矣外貌斯須不莊不

敬則易慢之心入而臨之以莊則敬矣是外莊則內

敬也貌曰恭恭近於禮而禮又極順焉是外恭而內

順也禮以地制莊恭乎其外敬順乎其內則因物以

裁之而已有不爲之制乎易曰巽德之制表記曰義者天下之制蓋巽不主一節因物而已義不主故常度宜而已禮之因物節文以從宜亦何異此禮之制先莊敬後恭順禮之教先恭儉後莊敬何也曰責難之謂恭閉邪之謂敬其教則閉邪後於責難其制則德先於道故其異如此言樂則情而後官言禮則質而後制者蓋司伺末者也官探本者也樂之情則易流而已無官以主之或至於忘本此官所以後乎情禮之質則樸素而已無制以裁之或不足於華藻此制所以後乎質

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均是樂也施於金石樂之器也越於聲音樂之象也均是禮也用之宗廟社稷內祭之禮也事乎山川鬼神外祭之禮也禮運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由是觀之金石聲音雖主乎樂而禮在其中矣周官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

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此樂施於宗廟社稷山川鬼神者也於器舉金石則絲竹之類舉矣於象舉聲音則歌舞之類舉矣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地示人鬼之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血祀祀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鬯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饋食祠禴嘗烝以享先王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此禮施於宗廟社稷山川鬼神示也凡祭祀以天地宗廟爲大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爲次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爲小於大祭祀舉宗廟則天神地示之類舉矣於小祭祀舉山川鬼神則風雨百物之類舉矣書曰禋于六宗類于上帝則用之宗廟社稷矣望秩于山川則事于山川矣徧于羣神則事乎鬼神矣神無方也在天所謂天神在入所謂乃聖乃神在鬼凡所謂鬼神是也然則謂之山川鬼神者其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者之謂歟禮器曰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

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蓋禮樂用之宗廟則仁義而孝慈服用之社稷則殺地而百貨極事乎山川鬼神則興作制度而百度正凡此無非寓之政治而與民同者也論倫無患至於莊敬恭順者禮樂之本先王之所以與人異及夫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之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者禮樂之用先王所以與人同不以所異者與人不以所同者處已夫是之謂議道自己置法以民然則記禮者先宗廟後社稷周官先社稷後宗廟何也曰社則五土之神生物之主者也稷則五穀之神養人之本者也宗廟則祖妣所居族類之本者也周官先社稷後宗廟以位左右序之記禮者先宗廟後社稷以本仁義序之於宗廟社稷言用以見事於山川鬼神言事以見用互備故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不有王者之德而有王者之位不敢作禮樂焉不有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亦不敢作禮樂焉故孔子

有德無位於禮不敢作也執之而已於樂不敢作也
正之而已况其每下者乎蓋功不至於鳧鷖不可以
言成治不至於既濟不可以言定王者德位兼隆於
天下雖有可以制作之道必適乎可以制作之時故
禮雖可以義起必待乎治定樂雖可以理作必待乎
功成此周之禮所以備於內外之既治而樂所以聲
於無競惟烈之後也楊子曰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不
其然乎王通嘗謂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
四靈以爲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是雖拘之三十年
不猶愈於齊魯二生期之以百年邪漢去三代雖近
然兵革未偃於天下遽起綿蕝之制其爲智亦疏矣
然則如之何而可宜莫若效周公所爲而已中庸言
非天子不敢作禮樂此特言王者天子以德王者以
功故也

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
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

功有小大治有詳略功大者其樂備治辨者其禮具
周之興也作樂合乎祖而簫管備舉樂之所以備也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禮之所以具也蓋全之之謂備
小備之謂具祭義曰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荀卿曰

始終具而聖人之道備是具於備爲微備於具爲全也聲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然則文武之舞不全非所以爲備樂也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然則腥熟之薦不兼非所以爲具禮也周官以六代文武之舞爲大合樂禮運以血毛腥熟合亨爲禮之大成則備樂具禮於是觀矣變其禮爲達禮者禮不具不足爲天下之通禮故也古者之舞有以干配戚者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是已有干配戈者春夏學干戈是也有兼而用之者干戈戚揚是已干則朱飾之盾也有扞蔽之材而仁禮之意寓焉戚則玉飾之斧也有剛斷之材而仁義之意寓焉彼其於武舞之器如此豈非有武事必有文備之意歟今夫冕而總干以樂皇尸而天下樂之者天子之所獨而人臣無與焉惟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魯得以用而祀之然則隱公考仲子之宮楚子元館於王宮之側而將振干戚之萬焉且得追春秋之誅耶對而言之樂言備禮言具散而言之樂亦可謂之具詩曰樂具入奏是也禮亦可謂之備經曰禮備而不偏是也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五帝體天道而官天下故以帝號而同乎天三王盡人道而家天下故以王號而應乎人蓋三月成時三十年成世時則陰陽運量有法度存焉天之所爲也世則前後推遷有懸數存焉人之所因也五帝傳賢同乎天而殊時非不用禮也而莫尙乎樂樂由天作故也三王傳子應乎人而異世非不用樂也而莫尙乎禮禮因人情爲之節文故也詳而求之伏羲之扶來神農之下謀黃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皆因時作之以象成而已惡得而相沿夏后氏之禮尙質周人尙文商人文質之中皆因世制之以從宜而已惡得而相襲顏淵問爲邦孔子告之以夏時商輅周冕之禮有虞氏韶舞之樂語樂於帝語禮於王亦與是相爲表裏矣觀孔子之論五帝以謂法始乎伏羲著於神農而成於黃帝堯舜蓋嘗詳之於易矣孔安國以唐虞預五帝則是以少昊顓帝高辛爲之不知奚據而云是亦不求聖人之意也

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

樂由陽來而主乎盈不期極而極焉禮由陰作而主乎減不期粗而粗焉樂極矣而不以反爲文則冥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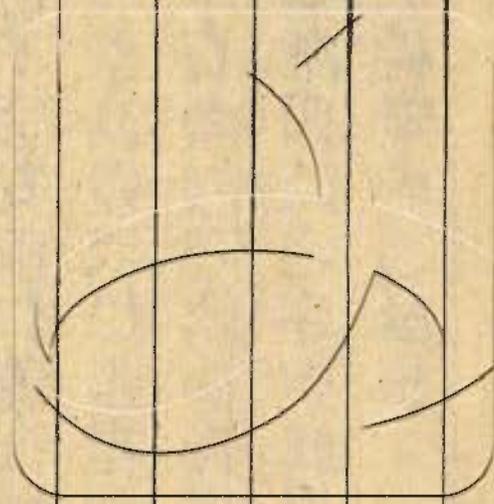
而已能無憂乎禮粗矣而不以進爲文則跛履而已能無偏乎及夫敦樂而不偷則適吾之性何憂之有禮備而不缺則情文俱盡何偏之有今夫樂道極和禮道極中極和則樂而不憂極中則正而不偏致中和以位天地育萬物者大聖人之事也自非禮以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者疇克爾哉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天高地下尊卑奠矣禮所以爲天地之序也萬物散殊小大分矣禮所以爲天地之別也流而不息陰陽運矣樂所以爲天地之和也合同而化形質異矣樂所以合天地之化也在易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豈不爲禮制行乎在記陰陽相摩天地相蕩而百化興焉豈不爲樂之興乎禮以相敬爲異必資制而後行樂以相親爲同無所資而自興故於禮之行言制而異於樂之興也會而言之如此通而言之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則禮非不可以言興樂行而倫清則樂非不可以言行天高地下以位言天尊地卑以分言流而不息以氣言論而不息以文言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

春則物作而始之天造草昧之時也秋則物斂而實
之人爲輔成之時也夏則物出而相見人道之戒也
冬則物藏而相辨天道之復也自春徂夏爲天出而
之人所以爲仁自秋徂冬爲人反而之天所以爲義
蓋樂由陽來而仁近之仁陽屬故也禮由陰作而義
近之義陰屬故也仁王乎愛而樂合之義王乎敬而
禮合之豈亦仁義近禮樂之意歟然仁近於樂而樂
非仁也義近於禮而禮非義也仁義非禮樂不行禮
樂非仁義不立此荀卿所以言仁義禮樂其致一也
凡此論四時之仁義爲然若夫語仁義大全豈止近
禮樂而已哉孔子以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合而言之
也與言堯舜之道孝弟同意孟子以禮節文仁義而
樂以樂之別而言之也與言孝近王弟近霸同意莊
周謂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雖退
而擯之可也彼豈以仁義禮樂爲不美哉誠欲慄慄
爲天下渾心而已鄉飲酒義以天子之立左聖鄉仁
右義背藏配四時之序與此異者彼王鄉飲酒之禮
言之非別禮樂而言故也

樂書卷十三終



樂書卷第十四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樂記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

樂極和不有以惇之未必能統同禮從宜不有以別
 之未必能辨異天法道者人也人法地者也神由天道
 而無方非樂之員而神不足以率之鬼由人道而有
 歸非禮之方以智不足以居之率則有循而體自然
 非有以強之也居則有方而止其所非有以行之也

樂書卷十四
一
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而其從天地如此亦各從其類
故也樂陽也主於率神以從天而鬼與焉禮陰也主
於居鬼以從地而神與焉莊子以鬼神守其幽爲樂
禮器以順於鬼神爲禮然則禮樂之用豈不殊事而
同道哉

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天以至陽而職氣覆地以至陰而職形載樂由天作
而至陽之氣存焉禮以地制而至陰之形存焉聖人
職教化者也爲能因陰陽以統形氣故作樂以應天
制禮以配地蓋樂有聲而無形作之以應天則聲氣

同故也禮有形而無聲制之以配地則形體異故也
禮樂明矣而不昧備矣而不偏非徒足以官天地天
地亦將爲我官矣聖人始而應配之以成位終而官
之以成能庸詎知禮樂非大地耶天地非禮樂耶荀
卿謂聖人清其天君以至養其天情則天地官而萬
物役矣是雖非主禮樂而言要之爲聖人之事一也
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別而言之禮樂明備天地
官矣合而言之聖人制禮作樂而天地官者作者之
事也大人舉禮樂而天地昭者述者之事也言天地
官則天地雖大亦受於禮樂矣言天地昭則天地雖

幽亦不能匿其情矣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

分無兩隆有尊必有卑位無兩盛有貴必有賤貴以高為本賤以卑為基是高卑以天地尊卑而後陳貴賤以君臣定而後位言定則知位為辨言位則知定為分分位不同禮亦異數此君臣所以別於朝廷貴賤所以別於天下也然卑高者位之積貴賤者位之序貴以卑而後形故言卑以敵貴賤以高而後顯故言高以敵賤詩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蓋穆穆者王德之容皇皇者君德之容穆穆而後皇皇貴賤之序也宜君而後宜王卑高之序也與此同意然君可以言貴貴不必皆君也臣可以言賤賤不必皆臣也故於君臣言尊卑於貴賤言卑高以別之天尊地卑自然之分也天高地下自然之位也易言乾坤此言君臣者易以乾坤為首禮以君臣為大故也

動靜有常小大殊矣

天道成規其常在動地道成矩其常在靜以動為常無小而不大凡物之所謂大者皆麗焉以靜為常無大而不小凡物之所謂小者皆麗焉因其大而大之因其小而小之則大小殊矣然則禮豈不為天地之

別乎禮者天地之序序故羣物皆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如此而已變易之剛柔斷言小大殊者此主禮有小大言之異乎易主乾坤而言也動靜有常小大殊者禮也一動一靜天地之間者禮樂也由是觀之禮由陰作雖主乎靜未始不動樂由陽來雖主乎動未始不靜經曰禮動於外樂由中出故靜不其然乎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矣

天地之間有域者必有方而方不能無類聚有生者必有物而物不能無羣分蓋獨陽不生獨陰不成相辨以成體相與以致用相辨以成體則陽與陽爲類凡非陽類者斯乖而不親陰與陰爲類凡非陰類者斯離而不合故乾位西北至陽也震坎艮之陽聚焉坤位西南至陰也巽離兌之陰聚焉豈非方以類聚邪揚雄謂人人物物各由厥策是也相與以致用則陽物不能無偶分之以羣乎陰陰物不能獨立分之以羣乎陽則天地以道相際山澤以氣相通雷風以聲相搏水火以性相逮豈非物以羣分耶揚雄謂分羣偶物是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豈天地使然哉各因性命不同而已禮之道以敬爲體而有以相辨以

和為用而有以相與使天下之眾萬物之繁靜安性命之理動安性命之情亦何異此言性命不同不言吉凶生者易原吉凶所生以同民患禮惟性命不同以辨名分故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在天成象則凡物有象者皆資成焉非特日月星辰之垂象而已在地成形則凡物之有形者皆資成焉非特山川草木之流形而已象成而上形成而下暉之本數條之未度孰非天地之別乎在易繼之變化見在禮繼之天地別

者易員而神禮方以智故言妙於易言粗於禮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樂之道形而為天地氣而為陰陽天地譬形體也待陰陽而後變化陰陽譬榮衛也待天地而後流通故地氣不上躋則肅肅之陰何以出乎天天氣不下降則赫赫之陽何以發乎地兩者交通成一上一下陰陽所以相摩也一先一後天地所以相蕩也相摩與易言剛柔相摩莊周言木與木相摩同意相蕩與

易八卦相盪大立言歲歲相盪同意蓋陰陽之氣運
行乎天地之間其相薄也感而爲雷激而爲霆其偏
勝也怒而爲風和而爲雨露霆以震之凡物之有聲
者莫不鼓矣風雨以潤之凡物之有心者莫不奮矣
一噓爲春夏一吸爲秋冬四時之行也有以動化之
或循星以進退或應日以死生日月之運有以煖烜
之如此則一寒一暑一晝一夜而百物之化興焉然
則樂有不爲天地之和邪莫神於易莫明於禮微之
而爲乾坤顯之而爲禮樂其所以同異詳略亦相爲
表裏而已煖之者日也月亦預焉潤之者雨也風亦
預焉相須而成故也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禮傾天地之情非特與之同節而已實天地之序也
樂傾天地之情非特與之同化而已實天地之和也
和故百物皆化化不時則不生樂失其和故也序故
羣物皆別男女無辨則亂升禮失其別故也列子曰
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然
則化不時則不生有不本天地之情邪易曰男正位
乎外女正位乎內天地之大義也然則男女無辨則
亂升有不本天地之情邪蓋天地之情去心以感物

於卦爲咸存心以久其道於卦爲恆咸言男女之感
易曰天地感而萬物生恆言男女之常象曰天地之
道恆久而不已由是觀之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
人事者以天地化不時則不生以天地明人事也男
女無辨則亂升以人事明天地也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
窮高極遠而測深厚

禮樂之道建神而天之有以極乎天之所覆觸地而
田之有以蟠乎地之所載與陰陽埏其化行之於無
止與鬼神卽其靈通之於不窮窮高極遠其運無乎
不在也測深與厚其至無乎不察也由是觀之禮樂
之道其可以方體求耶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
野充滿天地包裹六極上極乎天下蟠乎地也陰陽
調和流光其聲行乎陰陽也鬼神守其幽通乎鬼神
也動於無方居於杳冥窮高極遠而測深厚也言樂
如此則禮可知也窮高極遠况下且近者乎測深與
厚况淺且薄者乎極乎天蟠乎地者禮樂也上極於
天下蟠於地者精神也測深極遠者禮樂也鈞深致
遠者蒼龜也莊周以明道故言精神易以窮神故言
蒼龜記言人道而已此所以詳於禮樂歟

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

一陰一陽之謂道麗乎一陽者其道為乾麗乎一陰者其道為坤蓋生於子成於丑而乾位亥前故所知者太始生於午成於未而坤位未後故所作者成物然太始形之始未離乎象成物器之終未離乎形乾能知太始不能著其微而顯之著其微而顯之者樂也坤能作成物不能居其所而有之居其所而有之者禮也樂以陽來以天作凡在天成象者皆資之顯焉豈非著太始之意歟禮以陰作以地制凡在地成形者皆資之居焉豈非居成物之意歟太始父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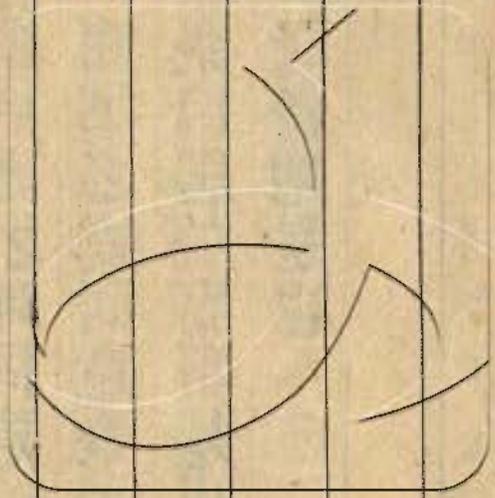
尊而不親成物母道也親而不尊樂尊而不親太始待之以著自形而上言之禮親而不尊成物待之以居自形而下者言之凡物以陽顯以陰晦以陽流以陰止樂陽以顯故言著與樂者萬物之理同禮陰以止故言居與禮別宜居鬼同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天地之道樂著太始禮居成物禮樂之道也言樂著太始則禮之所著者太一也故曰禮必本於太一言禮居成物則樂之所居者化物也故曰和故百物皆化不言太初而言太始者有初然後有始太初氣之始也太始形之始也形之始故可得而著氣之始則未

形孰得而著之邪

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乾則自彊不息坤則至靜德方天確而動故其運不息著不息者樂之所以宜乎天也地隕而靜故其處不動著不動者禮之所以宜乎地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萬物之情非動不靜而禮樂如之樂主動由中出則靜矣禮主靜交乎下則動矣萬物盈於天地之間或類聚或羣分或動者有時而靜或靜者有時而動一動一靜而不主故常者無適而非禮樂也非聖

人知禮樂之情其孰能究此故此繼之聖人曰禮樂云然則禮樂有不爲天地之父母聖人有不爲禮樂之君師邪言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與易闢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同意一動一靜天地之間與易一闔一闢謂之變同意樂主於著未始不居莊周言咸池之樂曰居於窈冥是也禮主於居未始不著此言著不動者地是也



樂書卷第十五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樂記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

曠天地之和莫如樂窮樂之趣莫如琴蓋八音以絲
 爲君絲以琴爲君而琴又以中暉爲君所以禁淫邪
 正人心者也洞越練朱之制雖起於犧農而作五絃
 以歌南風合五音之調實始於舜而已爾雅釋樂宮
 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抑蓋

宮音重而尊商音明而敏角音約而易制徵音泛而不流羽音渙散而抑被之五絃之琴則五音無適不調矣舜以之歌南風亦不過詠父母生養之德以解吾憂而已何以明之凱風美孝子之盡道南陔美孝子相成以養况舜之孝大足以配天至足以配地其歌南風之意亦誠在此豈特解民愠阜民財而已乎且南風者生養之氣琴者夏至之音舜以生養之德播夏至之音始也其親底豫而天下化終也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古人所謂琴音調而天下治無若乎五音其在茲歟楊子曰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化傳曰舜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而天下治自非能樂與天地同意何以與此然則舜爲南風之歌其興也勃焉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亦足監矣由是觀之五絃之琴以應五音蓋不可得而損益也聲存而操變則有之矣後世振竒好異之士或記陶唐氏有少宮少商之調或記周王有文絃武絃之名因益之爲七絃以應七始之數其說蓋始於夏書而曼衍於左氏國語是不知夏書之在治忽有五聲六律八音而無七始豈爲左氏者求其說不得而遂傳會之邪

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

昔舜使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以爲樂正重黎又欲益求人舜謂之曰聖人爲能知樂之本而夔能和之以和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遂命典樂教胄子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信乎夔之達乎樂矣舜君之聖者也作琴歌南風所以合乎天夔臣之明者也制樂賞諸侯所以合乎人和同天人之際而無間此所以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也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舜之時大道之行久矣禮樂不

自諸侯出而自天子故諸侯有德天子得爲樂以賞之非剛克之道也以柔克遇之而已與詩彤弓錫有功諸侯稱天子同意夫德者性之端樂者德之華德盛於內而日新教尊於外而日隆則人和於下矣五穀種之美而以時熟焉則天地之和應於上矣人和於下天地應於上則德教治而民氣樂其賞之樂以彰有德不亦宜乎與經言民有德而五穀昌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同意且夔之爲樂薦之郊廟鬼神享作之朝廷庶尹諧立之學官天下服近足以儀覽德之鳳皇遠足以舞難馴之百獸豈特賞諸侯而已哉彼

然而言之者因歌南風而發亦見賞以春夏之意也
祭統發爵賜服必於夏禘以順陽義意協於此然賞
諸侯以樂前此無有也後此則因夔而已故以始制
言之此後世所以推為樂祖而祭之瞽宗歟王制曰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
之舜賞諸侯之樂雖無經見其大致亦不是過也此
言德盛而教尊文王世子言德成而教尊何也易不
云乎成言乎艮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成德則終
始無虧盛德則終始惟一德成而教尊世子之事也
德盛而教尊諸侯之事也文王教世子以禮樂將以
成其德故以德成言之天子賞諸侯以樂將以崇其
德故以德盛言之及其成功一也均謂之尊不亦可
乎

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
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諡知其行也

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小胥巡舞列經曰舞
其綴兆行列得正焉蓋位則鄩也所以為綴列則侑
也所以為行正之以辨其序巡之以肅其慢則治民
勞者鄩遠而侑寡德殺故也治民逸者鄩短而侑多
德盛故也非故不同凡各稱德而已天子之於諸侯

生則旌以舞沒則表以諡觀其舞之行綴足以知臨
民之德聞其諡之異同足以知爲治之行然則爲諸
侯者孰不敏德敦行以法天下後世爲哉夫舞所以
節八音八音克諧而樂成焉故舞必以八人爲列自
天子達於士降殺以兩眾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
大夫四士二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賜魏降以
一八用是推之服虔所謂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
四八士二八不易之論也然則舞行綴遠豈六佾歟
舞行綴短豈四佾歟杜預謂凡天子諸侯大夫士之
舞一則遞減二人至士四人而止豈復成樂舞邪世

衰道微禮樂交喪於天下諸侯僭天子者有之大夫
僭諸侯者有之及其甚也大夫不僭諸侯而僭天子
陪臣不僭大夫而僭諸侯魯公初去八佾獻六羽諸
侯僭天子而知反正者也季氏舞八佾於庭大夫僭
天子而不知反正者也彼豈知舜以樂舞賞諸侯之
意哉言舜樂始歌而終舞者蓋樂者天地之和也溢
乎心而以歌聲之充乎體而以舞容之詠歌之不足
則不知手之舞之則歌爲樂之端舞爲樂之成書謂
琴瑟以詠其歌也語謂樂則韶舞其舞也始歌終舞
其樂之序歟熊氏以歌南風爲凱風司馬遷以舞之

行綴爲行級失之矣然舜之時固有諡矣檀弓以爲周道何也曰舜時生而有號死或襲之以爲諡不若周道號諡之有別也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堯命瞽瞍作大章以其煥乎其有文章也黃帝命營援作咸池以其感物而潤澤之也蓋五帝之樂莫著於黃帝至堯修而用之然後一代之樂備故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舜紹堯之俊德而以后夔作韶禹成治水之大功而以臯陶作夏成湯能護民於塗炭而澤之故伊尹爲之作濩焉武王以武定禍亂而正

之故周公爲之作武焉是帝樂莫備於堯舜而王樂至三王無復餘蘊矣故曰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此三代之道所以具異乎堯之所謂備也堯曰大章又曰雲門大卷者雲門樂之體也大章大卷樂之用也雲之爲物則散而成章其仁所以顯入則聚而爲卷其智所以藏堯之俊德望之如日就之如雲雲門之實也其仁如天大章之實也其智如神大卷之實也雲門大章大卷堯之天道格于上者也咸池堯之地道格于下者也韶則舜繼堯之樂也繼其天道如天之無不覆轉繼其地道如地之無不持載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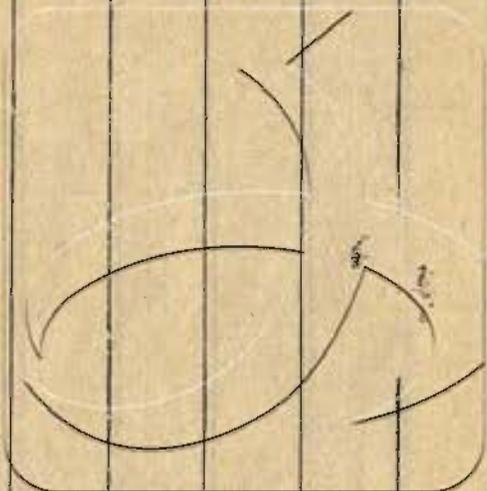
甚盛德茂以加於此矣磬又作韶者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磬居一焉自文之五聲言之磬之上聲所以紹五聲也自播之八音言之韶之左音所以紹八音也舜後聞五聲八音在治忽概見於此周官六樂皆謂之大此特言夏大者禮以時爲大故六樂同謂之大以道別之則禹之本始王道亦可謂之大矣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此特以堯舜言之何哉曰書斷自唐虞樂斷自堯舜聖人定書正樂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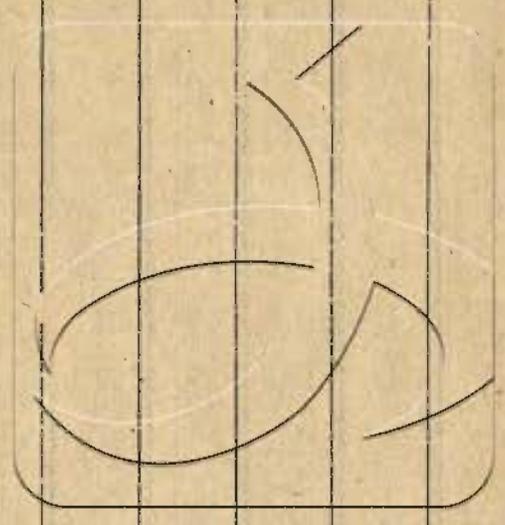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飢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運爲四時則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散而育萬物則風雨相資而化興焉樂道天地之和而其教與事實體之也蓋寒暑所以生成萬物而風雨又所以輔成歲功也教所以化成天下而事又所以輔成治功也是教者民之寒暑不可不時事者民之風雨不可不節寒暑不時而愆伏其能不疾而傷世乎風雨不節而淒苦其能不饑而無功乎以迹求之春誦夏弦春合舞秋合聲以至先王之所著

君子之所廣以成教者孰非法寒暑之時邪凡樂之事或以聲展之或以舞正之以至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孰非法風雨之節邪然則先王爲樂法寒暑風雨之治教有時事有節以善民心如此則民之行也未有不象上之德矣在易益之九五上則有孚惠心下則有孚惠我德豈非以法治也善則民之行象德歟若夫以法治也不善則教不時有所謂傷世事不節有所謂無功尙何行象德之有乎易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則象於法爲畧法於象爲詳上法而下象之則先王處已可謂詳待人可謂

略矣





樂書卷第十六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樂記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

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豕天產也酒地味也豢豕而食所以養陰爲酒而飲所以養陽飲食雖人之大欲不能不速訟陰陽雖人之資養不能不爲寇

然則豢豕爲酒所以爲禮非以爲禍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酒生禍亦已大矣莊周謂以禮飲酒始乎治常卒乎亂者此也先王知其然於書有彝酒之戒羣飲之誅於禮有幾酒之察屬飲之禁猶以爲未也又寓教戒之意於器皿之間彝皆有舟其載有量尊皆有罍其鼓有節爵以角觥以兕以至傷而爲觴單而爲觶孤而爲觚莛而爲醴散而爲散正而爲禁無非備酒禍也故因是爲酒禮則饗以訓恭儉爵盈而不敢飲爲禮而已酒正所謂共賓客之禮酒是也燕以示慈惠而謂之飫酒酒人所謂共賓客之飲酒是也

古之人饗禮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士大夫皆如之禮器曰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季孫宿曰得賜不過三獻由此推之孤同子男之君五獻卿大夫下其君之等二獻則一獻之禮非士之燕禮士之饗禮而已一獻之禮非不簡也而賓主至於百拜終日飲酒非不久也而不得醉焉是以華實副爲禮而以進爲文者也然則先王爲禮以備酒禍可謂至矣言士之饗禮如此則自士而上可知也今夫饗禮以仁賓客豈獨備禍邪蓋

僞不去則誠不著不足爲禮之經故也彼昧是者以賓主百拜爲華日昃不飲爲過抑何不知先王爲禮之意也春秋之時魯侯享季孫宿以加邊之禮鄭伯享趙伯具五獻之邊豆焉是以子男之禮享大夫也豈禮意歟此言終日飲酒而不得醉詩言厭厭夜飲不醉無歸者終日飲而不得醉爲行饗禮故也不醉無歸爲燕同姓故也

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

荀卿曰爲之鐘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合歡定和而已蓋酒食禮之物而物非禮也合歡樂之官而官非樂也酒食以合歡則禮之所施樂未嘗不有以通之也知樂幾於禮則樂之所施禮未嘗不有以節之也然合歡以爲樂非特樂其情而已必有以象德而形容之也酒食以爲禮非特淫其德而已必有以綴淫而攣屬之也在易之需言君子以飲食燕樂酒食合歡之意也豫言先王作樂崇德樂以象德之意也曲禮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禮以綴淫之意也先王於事之大者必有禮以哀之於福之大者必

有禮以樂之死亡凶札禍哉天事之大者也圍敗寇
亂人事之大者也大宗伯皆以凶禮哀之所謂有大
事必有禮以哀之也以賑燔之禮親兄弟之國而與
之同福祿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而與之和安樂
所謂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也彼哀而我哀之彼樂
而我樂之哀樂之分雖異情而皆以禮終則禮達而
分定矣孰謂禮者先王爲之以強世哉老氏以爲忠
信之薄而亂之首蓋亦有爲而言然樂所以象德又
言樂章德禮所以綴淫又言刑以防淫者象以像之
所以形容之也章以彰之所以著明之也禮以綴淫
而使之不縱刑以防淫而使之不溢相爲表裏故也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
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聖人之於樂非志於獨樂而已將以爲治也顯之爲
德教可以善民心妙之爲道化可以感人深善民心
則惻隱羞惡之心達而爲仁義恭敬是非之心達而
爲禮智有若泉之始達也感人深則動蕩血脈通流
精神非若水之可測也詩曰宜民宜人語曰節用而
愛人使民以時則人有十等非特民也善民心則通
賤者之欲而已貴者不與焉感人深則貴賤雖在所

感而風俗或未周焉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由是觀之百里不同之風其氣有剛柔千里不同之俗其習有善惡樂之善民心感人深則至剛之風可移而爲柔至惡之俗可易而爲善移風而使之化易俗而使之變爲樂之效如此而先王著之以爲教則一道德同風俗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矣豈非以防民情而教之和邪然樂行而倫清卒乎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者此也是篇始之以聖人所樂之情終之以先王著教之文非備內聖外王之道孰能與此夏政多辟受德昏淫樂北里之哇悅傾宮之艷靡靡然以常舞爲風朝歌爲俗而不知所以移易之者豈不爲聖王罪人乎樂則移風易俗詩止於移風俗何也曰詩仁言也樂仁聲也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也深故其異如此雖然風可得而移俗可得而易人之風俗也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天之風俗也記之言樂或曰先王著其教或曰君子成其教者蓋樂之爲教著必有驗乎微成必有驗乎虧著其微者非一世之積故言先王成其虧者非成德者不能故言君子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

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
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
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
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
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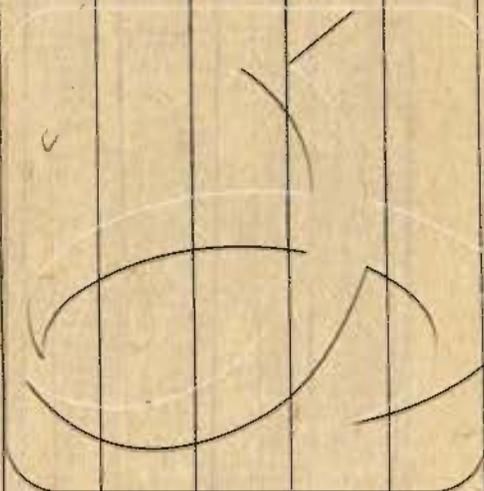
民生而靜有血氣心知之常性應感起物而動無哀
樂喜怒之常情以有常之性託無常之情則心術之
形固非我也實自物而已蓋樂以音變音以民變是
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憂思哀心所感然也嘽諧
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樂心所感然也粗
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怒心所感然也
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敬心所感然也寬
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愛心所感然也
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喜心所感然
也由前則以心論聲而其辟略由後則以音論民正
乎地肅肅出乎天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者生氣
之和也樂有以合而同之宮動脾而和正信商動肺
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
腎而和正智者五常之行也樂有以道而達之故天
地訢合陰陽相得區萌達羽翼奮胎生者不殯卵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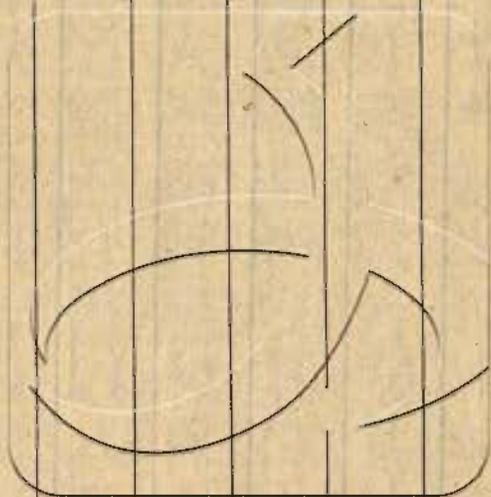
者不殫合生氣之和之效也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
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道五常之行也效也
所謂樂道倫理如此而已然人之情性在禮爲中和
在易爲利正利正天德也中和人道也說天者莫辨
乎易說人者莫辨乎禮故其別若此聖人作樂以應
天此言先王者自內言之爲聖自外言之爲王其實
一也

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懼四暢交
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夫樂者音之所由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故喜
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是陽易
失之散陰易失之密也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愛心
感者其聲和以柔是剛氣易失之怒柔氣易失之懼
也先王知樂之感人如此故合天地生氣之和道人
性五常之行使之陽氣宜散而不散陰氣宜密而不
密一適天地之和以暢之而已周語言氣無滯陰亦
無散陽是也剛氣宜怒而不怒柔氣宜懼而不懼一
適人性之和以暢之而已記言樂行而倫清血氣和
平是也周官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陰陽之聲
陂聲散險聲歛正聲緩陂則陽而散歛則陰而密陽

而不至於散陰而不至於密其正聲之緩乎論陰陽如此則剛柔可知矣凡四暢交於一體之中而發作於一體之外則陰陽皆安其位而陽不奪陰而散陰不奪陽而密剛柔皆安其位而柔不奪剛而懾剛不奪柔而怒夫然則聲應相保而爲和細大不踰而爲平而樂之道歸焉耳書以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爲舜樂之成詩以笙磬同音以籥不僭爲周樂之美皆此意歟記言宮商角徵羽之音而曰五者皆亂迭相陵非謂之慢然則五音皆亂非所謂皆安其位迭相陵非所謂不相奪是亦怒怨哀思之音而已豈記所謂治世之音安以樂哉剛柔言氣而陰陽不言者陰陽氣之大者也於氣言剛柔則陰陽舉矣陰陽之氣自得之於天者言之剛柔之氣自得之於地者言之





樂書卷第十七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樂記

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教不可陵節學不可躐等先王之於樂本之情性以爲情稽之度數以爲文制之禮義以爲節非獨以善吾身又將以教諸人也故始之以中和祇庸孝友之

樂德中之以興道諷誦言語之樂語終之以二帝三王之樂舞始之以十三舞勺中之以成童舞象終之以二十舞大夏其立之樂等用其才之差而使習之如此抑又使之廣其節奏而不爲簡節之音省其文采而不爲繁文之樂則德之充實而端厚者故足繩之使不淫矣周官小師掌六樂之節鐘師掌九夏之奏節奏之辨也樂之止有節其作有奏兩者合而成文則文采而已采爲文之實文爲采之華節奏文采均聲之飾而已君子動其本然後治其飾治飾之道欲始博而終約始博之節奏不可以不廣終約之文

采不可以不省廣節奏省文采以繩德厚則能使人復性之靜而不逐物之動又何窮人欲滅天理之有誠推而行之通萬世而無弊矣律述此者也比輔此者也樂之於天下其體固有大小其用固有終始蓋難以一隅舉述之以小大之稱則大小相成而無輕重之不等輔之以終始之序則終始相生而無先後之不倫以此象乎事行則事容有小大終始矣繩德厚以爲性象事行以爲行則越之聲音形之動靜一遠一近而親疏之理存焉一上一下而貴賤之理存焉一先一後而長幼之理存焉一內一外而男女之

理存焉能使是理莫不形見於樂豈不原於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使之邪統而論之先王本之情性則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夫陰陽剛柔皆安其位而不相奪所以觀其和之深也稽之度數則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而使之戒謹所以觀其德之深也制之禮義則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而使之可則所以觀其事之深也使之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所以觀其理之深也故曰樂觀其深矣乃若芒忽而無形幽昏而無聲居於杳冥而已則又樂深之又深載道而

與之俱微妙玄通且將不可識况得而觀之乎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湏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土非作又則敝敝則草木為之不長水非適可則煩煩則魚鱉為之不大氣非充盛則衰衰則生物為之不遂世非平治則亂亂則禮慝而樂淫此天地自然之理人道必至之患也蓋禮以順人情為善一有不順是慝禮已樂以適中正為雅一有不適是淫樂已

禮慝不足以善物樂淫不足以化俗故其聲哀矣外
貌爲之不莊其聲樂矣中心爲之不安或慢易以簡
節反以犯其節或流酒以逐末反以忘其本廣則嘽
緩而容姦以亂正狹則急數而思欲以害道如此則
感動條暘之順氣而殄滅和平之至德其何以動四
氣之和奮至德之光乎是以君子賤之也蓋同異相
濟爲和高下一致爲平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易
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國語曰物得其常曰樂
極樂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則
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是和之德

也四暘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是
平之德也感條暘之氣而滅平和之德非治世之樂
也亂世之音而已君子賤之不亦宜乎荀卿有云先
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修憲命審詩商禁
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
由是觀之禮慝而樂淫雖有司失職亦世亂所致而
已然則君子賤之其有意於復先王所貴者邪傳不
云乎煩手淫聲洎湮心耳君子賤之又曰樂所以成
政也故先王貴之史記以條暘之氣爲滌蕩之氣是
不知商人滌蕩其聲所以爲盛美之意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
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
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聲樂之象也其發而感人不能無姦正氣體之充也
其出而應聲不能無逆順蓋樂者天地之和正聲之
所止是也而姦聲則乖此而已人者天地之委和順
氣之所鍾者也而逆氣則反此而已然氣合於無象
見於有相感而文生文之所生則象之所見也象之
所見則樂之所形也易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
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

則新樂之發非治世之音也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
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則古樂之發非亂世之音也
今夫命有正有不正性有善有不善道有君子有小
人德有凶有吉然則聲有姦正氣有逆順樂有淫和
不亦感應自然之符耶聲之姦正既異其所倡則氣
之逆順亦異其所和可謂倡和有應矣逆氣成象而
淫樂興順氣成象而和樂興可謂回邪曲直各歸其
分矣凡此非特人爲然萬物有成理而不說亦莫不
各以氣類相感動也古之人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
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鐘温

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雪霜交
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
冰立散終歲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
降澧泉涌以至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師曠奏角而
雲行雨施鄒衍吹律而寒谷黍滋豈非萬物之理各
以類相動邪荀卿曰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
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
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謹其所去就也
樂記本樂之和淫言之繼之以回邪曲直各歸其分
荀卿本世之治亂言之繼之以善惡相象相爲終始
故也君子於此可不謹所感乎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
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
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天下之情以正聲感之則和以姦聲感之則蕩天下
之行以非類成之則惡以正類成之則善能反情以
和其志則好濫之音莫能淫燕女之音莫能溺其心
一於和而已能比類以成其行則以道制欲而不以
欲忘道其迹一於善而已君子之於樂智及之而其
志成於和仁能守之而其行歸於善則其德全矣德

全則性全而耳目聰明者性全故也性全則神全而心術內通者神全故也性全矣雖有姦聲亂色必去之而不留神全矣雖有淫樂慝禮必卻之而不接然姦聲可以爲淫樂而淫樂不止於姦聲亂色可以爲慝禮而慝禮不止於亂色姦聲亂色其入人也淺不能累吾聰明於其外淫樂慝禮其入人也深不能蔽吾心術於其內夫然則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夫耳徹爲明鼻徹爲顫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而百體所由無逆而非順無邪而非正以行吾義防淫泆而已尙何淫樂慝禮之有乎傳曰樂音君

子之所養義者此也若夫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則天樂而已聖人之事也君子之由順正蓋又不足道然則君子反情以和其志豈徒然哉以之成已則比類以成其行以之成物則廣樂以成其教要之以反爲文一也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君子之於樂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本之情性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稽之度數也使耳目鼻口心

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制之禮義也本之情性以爲情稽之度數以爲文制之禮義以爲節則樂之道備矣夫然後發以聲音而爲德音之音文以琴瑟而爲德音之器動以干戚而爲武德之容飾以羽旄而爲文德之容從以簫管而爲備成之樂則性術之變盡矣此詩所以有簫管備舉之說歟以書推之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爲堂上之樂下管鼗鼓至簫韶九成爲堂下之樂則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堂上之樂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堂下之樂也琴瑟作於堂上象廟朝之治簫管作於堂下象萬物之

治則德自此顯足以奮至德之光氣自此調足以動四氣之和夫然則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矣萬物之理何微而不著乎呂氏春秋謂朱襄氏使士達作五絃之琴以和陰陽以定羣生白虎通亦謂瑟有君臣之節父子之義然後四時和萬物生由一器推之如此則備成之樂足以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其勢然也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奏之以人微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類生則又進乎此矣荀卿曰鳳凰于飛其翼若干其聲若簫簫以比竹爲之其狀鳳翼其音鳳聲大

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是簫雖有管而非管夏至之音也管則合兩以致用象簫而非簫十二月之音也周官之於簫管教之以小師播之以瞽矇吹之以笙師則簫管異器而同用要皆堂下之樂而已燕禮下管新宮記曰下管象以管為堂下之樂則簫亦可知也荀卿謂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周頌謂鐘鼓喤喤磬管鏘鏘是皆合堂上下之樂而雜論之非分而序之故也

